

教父

[美国] 马里奥·普佐 著 周汉林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纪念版

The Godfather

I712.4

151-2

2007

教父

[美国] 马里奥·普佐 著 周汉林 译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教父 / (美) 普佐 (Puzo, M.) 著; 周汉林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7.1

书名原文: The Godfather

ISBN 978-7-5447-0133-4

I. 教... II. ①普... ②周...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35430 号

Copyright © 1969 by Mario Puz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adio & Ashworth (Olson),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Inc.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1995 by Yilin Press

All Rights Reserved.

登记号 图字:10-2002-026号

书 名 教 父

作 者 [美国] 马里奥·普佐

译 者 周汉林

责任编辑 章祖德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译林出版社(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网 址 <http://www.yilin.com>

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www.ppm.cn>

印 刷 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52×960 毫米 1/16

印 张 27.75

插 页 2

字 数 404 千

版 次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0133-4

定 价 28.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译者的话

《教父》是1969年美国出版的长篇小说，是美国出版史上的头号畅销书，早在七十年代初已拍成电影，发行世界各国，受到普遍欢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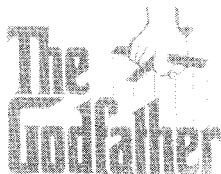
作者马里奥·普佐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而且是长期生活在资本主义现代文明的中心——纽约的美国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在美军中服役。复员后，先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文艺创作，后来又在社会调查学院专门研究美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他的第一部小说《明争暗斗》被认为是描写战后被占领的德国的最佳小说；他的第二部小说《幸运的香客》被《纽约时报》称之为“小经典作品”。《教父》是作者的第三部小说。这部小说一出版就轰动了整个美国，引起了广泛的评论和赞扬。美国当代著名文学评论家霍尔·伯登在《星期六评论报》上对这部小说作了深刻的分析和精辟的评价。他是这样写的：

“马里奥·普佐的新小说是一种对准顽固堡垒猛烈攻击的攻城锤，其主旨在于振聋发聩。这是一部内容充实的家史，记录的是一个家庭不惜用枪、用斧、用绞刑具、用攻心战来实现自己对整个美国地下势力集团体系的独霸控制的详细过程……”

“这部作品的故事情节波澜起伏。普佐的表现技巧颇见功力：在他的笔下，一个本来令人感到义愤的情节都十分入情入理。一切感情冲动，一切杀戮，一切粗鄙的两性关系，都同他所刻画的人物所处的情境协调一致。但同时他又能把他所塑造的人物的令人不寒而栗的气质烘托得具有人情味，真实可信。

“《教父》是一部令人拍案叫绝的成功之作……是揭露阴险的犯罪集团的权威性的小说。”

普佐之所以能写出这样的成功之作，主要是因为他熟悉美国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阶层的秘密,也熟悉各种各样人物的生活隐秘。对美国社会的本质,他洞见症结,因而最有发言权。

无论在美国国内或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都有不少人在考虑这样的问题:美国社会究竟怎么样?它是不是理想社会?这部小说继承批判现实主义的优良传统,对这类人们普遍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一个极其生动、形象、具有说服力的回答。作者忠于艺术规律,既不抽象地肯定,也不概括地否定,而只是客观地把美国社会最隐蔽的本质赤裸裸地揭示了出来。作品是通过引人入胜的场面和扣人心弦的情节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剥开富丽堂皇、令人眼花缭乱的遮羞布,人们不难看出:这里绝不是无忧无虑的人间天堂,而是地地道道的尔虞我诈的冒险家的乐园;这里处处布满了陷阱、明枪、暗箭;这里人人自危;这里,除了表面文章以外,骨子里根本没有什么“自由、平等与博爱”。

作者以艺术家的手法让我们看到的,不是美国社会生活中漂浮于表面的璀璨夺目的现象,而是隐匿于深层的阴森恐怖的本质或本质的某些方面:以维持社会治安为己任的警官、警察;以维护法律尊严为己任的法官、律师,以及身为合法民意代表的议员;以“公正、客观”自诩的报刊编辑、记者,尽管有时在同自己或自己的集团无关的问题上也能信誓旦旦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但因为他们大都暗中隶属于各个地下势力集团,所以背地里却干着同自己的公开职责大相径庭的见不得人的勾当。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就社会组织关系来说,美国人大都有双重身份:一种是公开的社会成员身份,例如警官、警察、法官、律师、议员、报刊编辑、记者,以及演员、店主、工会头目等等,办起事来“公事公办、铁面无私”,各人按照自己对社会的贡献领取合法报酬,这一面实在无可指责;另一种是秘密的集团成员身份,他们暗中分属于各个地下势力集团,各人又必须以公开的身份、合法的形式,为自己所属的地下势力集团效忠,从而定期获得额外报酬,这一面是绝对“保密”的,甚至对自己的妻子儿女也是要守口如瓶的。对美国社会的本质进行如此入木三分的剖析,是美国文学史上绝无仅有的。

人们在公开社会受到了委屈,往往得不到正义的保护。原因是:人们在公开社会受到了委屈,根据不合理的法律条文,总是显得“活该”;而徇私舞弊者总是可以利用法律的灵活性来歪曲本来就不合理的法律,而形

式上仍然是在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是在秉公办事,结果也总是显得“应该”。因此,人们为了在竞争中生存下去,为了预防有冤无处伸、有苦无处诉的悲楚,也都纷纷投靠地下势力集团,要求必要时为他们伸张正义,为此他们甘愿定期预交“保护费”。地下势力集团买通有关当局,有恃无恐地进行各种非法活动——走私、贩毒、摆赌场、开妓院等。通过这些活动,积聚了大量财富之后又可暗中串通公开的政治上的权贵势力,或者把他们自己的亲信安插到国家要害部门。这样,上面有了强大的保护伞,再加上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的附和,他们不但可以为所欲为,而且能够无往而不胜。他们都有严密的组织:有核心领导班子、有单线联系的内部系统,也有层层外围组织;有自己的法律顾问,也有自己的“军队”,还有自己的情报网。一旦自己人受到了侵害、欺压、委屈,能谈判的就谈判解决,无法谈判的就采取破坏以至暗杀手段解决。甚至议员选举,最佳演员的选举,尽管表面上冠冕堂皇,无懈可击,但大都操纵在地下势力集团的手中。他们一插手,就可以出冷门,出乎意料地使某些人堂堂正正地当选。

这部小说通过对美国地下势力集团之间真刀真枪的“战争”的叙写,淋漓尽致地揭示了美国社会的表层下面的最隐蔽的本质。

作者讲故事的方法也别开生面。故事发展,当然有一条主线。但常见的是,主线发展到一定阶段,就暂停下来,分岔伸延开去,形成支线,支线发展到尽头,然后再回到主线上来,继续发展主线。根据需要,支线可多可少。整个故事的主线与支线的发展脉络,很像一棵大树的树干与树枝的关系。而《教父》中许许多多的支线都不是从主线上分岔出去的,而是各有自己的源头,自己的流程,到末了才自然而然地汇拢到主线上来。整个故事的主线与支线的发展脉络,很像一条大河的主流与支流的关系:各有源,最后聚成洪流,一泻千里。因为可以另外重新起头,所以故事继续发展可以不受前一个阶段发展的制约。作者有更大的回旋余地,海阔天空,纵横捭阖。这个方法值得借鉴。

“教父”维托·考利昂是纽约五大地下势力集团之一的头头。以他为首的考利昂地下势力集团主要经营的是从欧洲走私进口橄榄油、开设赌场等等。他的势力遍及美国东西南北各地,在政府各个要害部门也都有他的人。他神通广大,渴求保护和支撑的人们虔诚地尊称他为“教父”。他对下面也有求必应,说话算数,从而赢得了人们的敬畏。随便什么事,只要他暗

The Godfather

地或公开一插手就会按照他的意志发展变化。他是美国社会真正叱咤风云的人物。“教父”他们坚信：在公开的社会要求正义是痴心妄想，只有在黑帮内部才有正义可言。这是熟谙美国社会和一切资本主义社会的底蕴的人根据自己的切身体会所发出的肺腑之言。这既是小说中人物的看法，也是作者本人的观点。

在弱肉强食的社会里，必然有人不相信社会能给他们提供什么保护。他们不甘心把自己的命运拱手交给那些达官贵人，任其摆布，任其捉弄。那些人有什么能耐？只不过他们能够纠集一撮人为他们捧场，使他们当选之后当官而已。“教父”他们之所以不愿意进入公开的大社会，就是因为他们不甘心任人宰割。他们决心在地下世界利用一切手段发展自己，壮大自己，使自己成为强者，然后再“改邪归正”。这样，他们一进入弱肉强食的公开的大社会，就可以以强者的姿态出现，这也是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尤其是美国社会上层实权人物带规律性的相同发展道路。哪一个大财团或亿万富翁不是从营私舞弊、投机倒把起家的？中国有句古话说：“一将成名万骨枯。”看了这部小说，我们也有理由说：“一人发财万骨哭。”因此，作者在小说第一章正文的前面摘引了法国最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巴尔扎克的一句名言：“在巨大财富的背后，都隐藏着罪恶。”这句名言引用到这部小说的前面，实在贴切极了，真是画龙点睛之妙笔，点破主题之警句。

“教父”是美国社会的灵魂，是美国社会的精神之父，他和他的精神影响是这部小说的主角，也是美国社会的主角。

整个小说出现的人物将近一百个，着重刻画的有二十多个，大都是美国那个社会里的“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他们既是美国社会的产儿，又是美国社会的缔造者，也就是说，没有美国社会，也就没有他们；没有他们，美国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美国社会了。在这里对所有的人物一一加以评价是没有必要的，还是让读者一面读一面想吧。但除了主角以外，特别应该提一下的是“教父”的小儿子迈克尔的妻子恺·亚当姆斯。她心地善良，大学毕业后就去当教师，想当个奉公守法的公民，但是她同迈克尔结合了。她只知道迈克尔作为普通人是可爱的，却不知道他作为考利昂集团的成员是可怕的。等她知道迈克尔杀人不眨眼并对她撒谎的时候，她愤然离开了他。但是，当她认识到迈克尔杀人都是“情有可原”、“不得已而为之”之后，她又毅然决然地回到了迈克尔的身边。她天天祷告，祈求上帝保佑

迈克尔的灵魂。恺·亚当姆斯的性格同她的遭遇是耐人寻味的,发人深省的。在美国那样的社会,即使有决心当好人,也难以出污泥而不染,也难以独善其身,除非是真正的彻底革命者。

作者最后让恺·亚当姆斯愤然离开迈克尔,不久又让她欣然回到迈克尔身边,这绝不是一般爱情纠纷的喜剧结局,这个突兀奇特的结局有其非常丰富的思想内容。它向我们提出了一个极其复杂而深刻的文艺理论问题:作家通过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应该把读者的注意力引向个别人物抑或整个社会?具体一点说,处于黑暗的旧社会,作家应该引导读者痛恨个别坏人抑或整个社会结构?处于光明的新社会,作家应该引导读者膜拜个别英雄人物抑或整个社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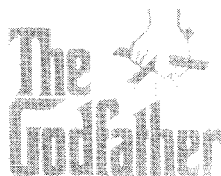
《教父》这部小说的不同凡响的艺术魅力就在于:尽管描写的全是坏蛋,但作者曲尽妙笔,竟然能让读者不痛恨个别坏蛋,而痛恨整个龌龊的社会结构。教父及其继承人——他的小儿子迈克尔本来都是坏透了的坏蛋,但是却并不显得令人痛恨,因为他们杀人是整个不合理的社会逼出来的,因为他们杀的也都是更坏的人。他们同那些在幕后“坐地分赃”的政客比较起来,在“坏”的程度上,可真是小巫见大巫了。

想一想吧:明明写的是坏蛋,而且还把坏蛋的“坏”写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但又能设法不让读者去痛恨坏蛋,而是痛恨那个产生坏蛋的看不见、摸不着的整个社会结构。这谈何容易!这需要多么高超的艺术技巧啊!

恺·亚当姆斯能够原谅迈克尔,读者也会原谅迈克尔。要把迈克尔的灵魂从罪恶的渊藪中拯救出来,天真的恺·亚当姆斯同无知的老太婆一样,也只能乞灵于上帝。

古今中外,杰出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里绝不以“教师爷”自居,绝不滔滔不绝地大讲正面道理;他们绝不蔑视读者,绝不侮辱读者;他们都非常尊重读者的判断力;他们往往只“举一隅”,而让读者自己去“三隅反”;有时,他们甚至故意指出一条走不通的路,让读者自己返回到正路上来。要挽救教父的灵魂,要挽救迈克尔的灵魂,祷告,此路不通。那么,出路在哪里?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有理由认为,过去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尽管有些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得很深刻,但揭露的大都是表面现象,而《教父》才真正挖掘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灵魂。



我们在小说中所看到的男女关系，不是哈代笔下的那种以虔诚的爱慕和缠绵的柔情为基础的、受命运捉弄的爱情悲剧，而是彻底撕去了温情脉脉的面纱之后剩下来的赤裸裸的兽欲。人与人之间的高尚的爱情关系，已沦为禽兽与禽兽之间毫无感情的低级下流的兽欲关系。

美国社会的出路在哪里？这就是小说里全体人物的所作所为必然要引起读者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这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小说中所描写的人和事，尽管在我们看来有点阴阳怪气、荒诞不经，但在美国却比比皆是，屡见不鲜，也就是说，这是一部有坚实的现实基础的现实主义作品。也可以说，这是一部认识美国社会本质的理想的读物。值得我们深思的是作者在小说正文的前面特别声明说：

“这本书里面的一切人物都是虚构的，若书里的描写同现在还活着的或已经死了的真人有相似之处的话，那也纯属巧合。”

作者的这一声明，酷似“此地无银三百两”，从反面点明了这部小说的现实社会意义和社会价值。它是一部脍炙人口的文艺作品，又是一部生动形象的社会风俗史。

普佐是一位严肃、庄重的现实主义作家。他的小说，不是在现代派作品里所常见的那种以扑朔迷离的荒唐的渲染作为噱头来诱使读者陶醉于虚无缥缈之中，而是以引人入胜的真实可信的素描作为楔子来启发读者认识美国社会的本质。至于现代派，这里不打算作进一步的评述，只想援引英国文学史家艾奈特·鲁宾斯坦的一段话，从中可以看出严肃的西方学者对现代派的看法：

“世纪末的美学观，在他们（指19世纪末以王尔德为代表的唯美派作家、艺术家，他们大都不到四十岁就死了——引者）短暂的一生中得到了昙花一现的表现。后来又在从超现实主义到存在主义之间的许许多多陷于邪门歪道的文学流派中借尸还魂了，通过这些形形色色的流派，20世纪资产阶级文化加速衰退堕落的过程明显地表现了出来。”（见《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从莎士比亚到萧伯纳》英文版，1969年版，美国，下册第850页）

在现代派各种光怪陆离的变种的文艺思潮泛滥成灾的美国文坛，普佐显然是一位巍然屹立的现实主义作家。因为他在社会调查学院受过熏陶，所以他的小说具有特别明显而突出的社会意义和认识价值。马克思在

谈到以狄更斯为代表的英国批判现实主义小说家的辉煌成就时说：

“以他们那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做的还多。”（见《马克思恩格斯论艺术》中文版，第二卷第402页）

恩格斯在谈到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时也说：“我从这里，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四卷第463页）

我们也可以说，《教父》通过生动的故事所揭示的政治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所有的政治家、政论家和一切新闻报道合起来所揭示的还要多，我们从这里所能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所有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以及报刊杂志那里所能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这本书，对译者来说，之所以值得一译，对读者来说，之所以值得一读，其根本原因就在这里。

周汉林

1981年11月11日于花溪

■ 纪念版引言

罗伯特·J. 汤普森

二十世纪 60 年代末，西部故事依然是美国最主要的历史题材。一个世纪以来，这个国家诞生的神话，以及开拓者们在天定命运论的驱策下艰难跋涉，横跨北美大陆的历史，始终牢牢吸引着整个国家的想象力。从内战后的西部边境开发，穿越短暂而黄金的牛仔时代，再到布法罗·比尔的西部荒野秀，西部神话不断地被经历并创造着。接下来，当边境开发临近结束之时，好莱坞又在为新世纪的城市居民重新包装那个西部大开发的年代，以资消费。首批叙事电影之一的《火车大劫案》就是西部片。如果希腊人拥有《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罗马人拥有《埃涅伊特》，犹太人拥有《希伯来圣经》，那么美利坚合众国拥有的是怀特·额普和约翰·韦恩。

然而这一切都已改变。黑帮故事取代了西部故事，成为美国最主要的历史题材。地域边境变更为城市边缘，移民大潮的叙事主题被采纳，匪帮在美国的心脏中代替了西部英雄的位置（这种看法可待商榷）。当下，《黑道家族》成为媒体有史以来最为评论界所称道的电视连续剧之一，而一批黑帮电影也在全美的影院中占据着最显著的地位。这种变化的形成依靠强大的文化力量。鉴于此，这是一部在反响与影响力上都可与其他流行小说，如《汤姆叔叔的小屋》和《飘》相媲美的小说。《教父》的出版见证了美国新神话的源起。

你手中的这个故事首次出版于 1969 年。你可能知道，这是个非常有趣的年份。这一年，美国对越南的轰炸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却战局惨淡。下半年的一些报道披露了 1968 年一支美军步兵团在越南美莱村屠杀了 450 个村民，从而更加激发了人们对战争的道德合理性的怀疑。与此同时，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称反战者为“厚颜无耻的势利眼的干尸”。乌兹塔克音乐节颂扬爱与和平，而在奥尔塔蒙特高速公路上的“滚石”音乐会



却在杀戮和伤害中结束。^①警方对纽约城“石墙酒吧”的一次搜捕引出争取同性恋权益运动的新纪元,美国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从一场致人丧命的车祸现场逃脱,还有两个男人踏上了月球。简言之,《教父》在一场激动人心的文化革命,以及举国上下的一团乱麻中进入了美国书店。

所有的美国神话百花齐放。老式的西部片,比如《荒野大镖客》和《生蟒虎血坟》依然排在有线电视的前五名,可位居第一的乃是反传统文化的《洛万和马丁偷着乐》。实际上,西部故事正在愈行愈远。鉴于美国历史的许多内容都被收入西部故事的范畴,新兴的文化、社会和政治运动也在对美国历史的阐释提出质疑。民权运动提出,天定命运论不过是欧洲殖民者强加给美洲本土人的灾难。女权运动让西部的男子汉德行标准显得陈腐过时。越战挑战了军事主义的合理性,而这正是西部故事中取得胜利的方法。像尼克松总统这样的美国领袖正受到公开的反对,而那些执法人员,比如 1968 年民主党大会期间的芝加哥警察,也不再总被看成好人。

1969 年的四部流行电影可以揭示当时围绕伟大的美国叙事的争论的激烈程度。当年最轰动的《神枪手与智多星》宣扬的是一对魅力十足的西部匪徒。山姆·佩金帕的《日落黄沙》的故事发生在 1913 年,也是对匪徒作了特写,却是从根本上宣布西部神话的死亡。《午夜牛郎》荣获当年奥斯卡的最佳影片奖,并居全美票房第三位。但它其实是在一部限制级影片里,把牛仔的名字和帽子扣到纽约的一个男妓头上。而《悠闲骑手》的主人公是两个反传统文化的牛仔,他们不骑马,而是驾着车;不赶牛,而是吸毒。甚至连相对传统的西部片《大地惊雷》都把约翰·韦恩刻画成一位年过半百的警长。西部故事的外形在 1969 年依然活跃,只是已被改造得面目全非。

正是在这种各显神通的文化背景下,《教父》开启了另一个神话。

1969 年的那些影片反映了美国流行文化中英雄这个角色的变更。二十世纪 60 年代后期发生的一系列事件质疑了好与坏的单纯性质。别说是

^① 1969 年 12 月,“滚石”乐团在结束访美演唱之前办的一个大型的活动。活动现场临时改在加州东南 40 英里远的奥尔特蒙特高速公路上。当演唱到一半时,突然有一名年仅 18 岁的黑人青年掏出手枪朝舞台开射。乐团保安立即采取防护,由于手段失当,造成该名青年及另外三位观众丧生。

军方、警方和固有的种族及性别角色,在越来越多的随心所欲的道德标准以及摇滚的强大力量下,就连父母的权威都产生了动摇。许多市民会觉得事情开始失控。尽管流行文化在很多娱乐项目中都无视冷战和民权运动,从而保留了尊重权威的一方空间。然而,这一方空间正在失守。美国似乎已经为迎接新一类的主人公,包含着暧昧的时代意义的主人公,做好了准备。

《教父》不仅塑造了一类新型的主人公,而且展示了一种全新的生存法则。与《神枪手与智多星》一样,《教父》的主角们是一群背对法律的人。传统权威人士的模型在公众眼中已脆弱不堪,而考利昂家族为人们贡献出一种不同的模型。《教父》中的黑手党组织建立在一套坚不可摧的法则上,有着牢固的家族意识,善于钻官僚政府漏洞与低效的空子,他们向世人展示了另一个充满诱惑的世界。这些人有能力将事情搞定。他们的某些所作所为非常恐怖,但多数受害者是罪有应得,而且通常自己也是不法分子。

马里奥·普佐想象出的黑帮故事提供了某种根植在美国人心中的可怕的愉悦元素。它包含一个移民发迹故事,以及社会及邻里间相互关爱的传说。但将这些连接起来的是报复、私刑和霸气。这本书令我们震颤,部分缘于它让我们近距离地观察到一个黑暗而暴力的非法阶层,献给读者一场凶险生活方式的飨宴,这是读者中的大多数人永远不会亲身靠近的(但愿如此)。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对立于这个时代官方和法律权威的别样诱惑。

西部的先驱们在一片蛮荒中雕凿出一套公道体系,而考利昂家族在混乱而腐败的城市里建造了这样一套体系。虽然美国经历的光辉在于它的法律、法庭、权利的制衡以及阻碍滥用权力的机制,但它们始终不是故事中令人愉悦的因素。在《教父》的世界里,没有一个罪人会牵扯到什么法律术语。

比如亚美利哥·勃纳瑟拉。他的名字——让人想起用以命名我们这个国家的那位意大利探险者——是这本书的开篇词。亚美利哥是个美国人,努力工作,尽力做好,在他的新国家里循规蹈矩。然而在书的开头,他良好公民的身份却给他带来不幸。两个年轻人恶意袭击了他的女儿,却获释放,因为一名纽约法官对他们宣判了缓刑。他的女儿还躺在医院里,攻击



她的人却逍遥法外。万不得已,他来找唐·考利昂寻求帮助。唐·考利昂谴责他一上来居然去找法庭:

“你为什么不敢首先对我表示忠诚?……你告到法院,等了好几个月。你把钱花在律师身上,而律师也完全明白你最终是要遭受愚弄的。你接受法官的判决,而法官却像大街上最下流的妓女一样出卖自己……要是你早到我这儿来要求主持正义,那些毁坏了你女儿的社会渣滓,今天就会流出辛酸的眼泪,哭个不停。如果像你这样的老实人得罪了谁,那么你的敌人也就会是我的敌人……那么,请相信我,他们也肯定会怕你。”

不过,考利昂和他的同伙们不仅仅把自己视为一个先发制人的社区保护团体。他们的行事中有种有趣的(如果是可行的)政治哲学。讨论起塔塔基利亚家族和考利昂家族不可避免的“战争”,一个同伙推论说:

“这类事每十年左右总要发生一次,这是恶感积累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如果咱们在小事情上让人家牵着鼻子走,他们就会得寸进尺,逼得咱们无路可走。一开始你就不能让他们吃到甜头。就像当年在慕尼黑不该让希特勒吃到甜头一样,当年在会议上不该让他占那么大的便宜。让他占那么大的便宜,就等于自找那么大的苦吃。”

唐·维托的儿子迈克尔·考利昂回忆过自己的父亲早在1939年做出的相似评论:“如果是我们这些家族在操纵国务院,”迈克尔思忖道,“就不会有二战了。”

《教父》是个美式故事,就像霍雷肖·阿尔杰^①笔下的那种大亨的发迹史。十二岁的维托·安杜里尼亲眼目睹了父亲死于家族间的世仇争端。就像许多在他之前和之后的移民,他发现原来的国家再也无法容身。几乎一无所有的他被送到纽约,在这里受洗,接受了美国人的新身份,改名维托·

^① Horatio Alger, 19世纪下半叶鼓吹“美国梦”的作家,他写的故事多是穷孩子变富,善良的人们凭着诚实、不屈不挠的乐观精神和艰苦工作得到报偿。

考利昂。他在一家杂货店做保安，娶了一个和他一样的西西里新移民姑娘，也算成了个家。社区里一个臭名昭著的勒索者害得他丢了工作，为了养家糊口，维托加入了一个团伙，专事抢劫运送丝绸衣服的卡车。那个勒索者又想来分一杯羹，于是维托毫不留情并有预谋地干掉了他。

这为他在附近一带确立了名声。维托成为一个城市独行侠。他并没有像勒索者那样作恶。他第一次作为一个“值得尊敬的人”行动，是从一个爱财如命、穷凶极恶的房东手里救下一名寡妇和她的狗。西格诺拉·哥伦布是个穷女人，就要被赶出自己的公寓，却没有任何途径向通常意义上的权威求助。事实上，如果她不自愿搬走，来驱赶她的人将会是警察。她来到维托家里寻求帮助，于是他帮她摆平了一切：房租和原来一样，那条吵闹的狗也可以留下。

考利昂作为独行侠的角色开始变得富有传奇色彩，这在几年以后，也就是本书开篇的那场婚礼上显而易见。唐·考利昂给我们的最初印象，是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匪徒。小说里的三个主角，每人都有不同的私人麻烦，都来找考利昂帮忙，而考利昂也将用各种令人震惊的有效手段来解决麻烦。他的哲学——表面上基于友谊和地区交易，就像乡村医生出门行医，换回鸡肉和一些新鲜农产品一样——具有一种美国式的吸引力：

维托·考利昂老头子这人，对谁都有求必应。他不作空洞许诺，也不提出示弱的借口说什么世界上还有比他更强大的力量在束缚他的手脚。他是不是你的朋友，这也不是必要条件；你就是没有办法报答他，这甚至也无关紧要。但有一件事是必不可少的。那就是你，你本人，宣布对他的友谊。只要做到了这一点，那就不管求助者是多么贫穷或软弱，考利昂老头子也会把那个人的苦恼放在心上。为了解除这个人的忧愁，他是不会有任何顾忌的。他得到的报答呢？友谊，“老头子”这个尊敬的头衔，还有“教父”这个更加富于感情色彩的称呼，或者，单纯为了表示敬意，而绝对不是小利，还可以来些普普通通的礼物——自家酿的一加仑酒。或者，为了给他的圣诞节餐桌增添风雅而专门烤的一篮子意大利式加胡椒烤饼。双方心照不宣，这仅仅是一种礼貌的表示，表示你欠着他的债，而他也有权随时找你做点什么小事来抵偿这笔债。

The Godfather

唐·考利昂解决麻烦的能力暗示他已不仅仅是教父，实际上他简直就是神。他儿子迈克尔评价他：“他把事事都当成自己的事，就像神一样。他清楚每一片从麻雀尾巴上掉下来的羽毛，并知道它究竟是怎样掉下来的。”

当然，我们知道考利昂家族的所作所为并非是为人称道的。我们知道像他们那样的一个系统无法从根本上代替法律和法庭。只需看看唐的家乡就能证实这一点。考利昂童年离开之时，那个村庄已经被黑手党带来的暴力、危险和仇杀所折磨。黑手党在那里成为“第二政府，远比罗马的那个政府强悍”。维托·考利昂在美国延续的伎俩，正是逼迫他离开西西里的那一套。

然而从内心深处，《教父》所展现的那个世界，以及考利昂家族对那个世界无所不在的控制，对我们都有一种奇异的吸引力。对于1969年那些认为代表着权力和权威的传统美国部门存在严重问题的读者来说，它们无疑构成一个炫目的幻想。或许就是今天的读者，也因为同样的原因被深深吸引着。或许我们的内心深处都渴望能轻易而有效地审判那些我们无力控制的人。或许我们都认识一些人，希望他们睡觉的时候身边即使不是放的鱼，也要放上一个马头。在我们的流行故事中，我们一如既往地需要一个西部英雄，而不是一个被净了身的人。《教父》是一个现代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黑暗和正义被忽略和混淆了。

《教父》连续登上畅销书排行榜近七十周，售出二千万册。然而更多人是通过由书改编的前两部电影知道这个故事的。这两部电影均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在1980年美国公告牌第一次发布的此类榜单上，第一部电影是1972年票房最高的影片，以及1980年销售量最大的录像带。马里奥·普佐参与改编了三部《教父》的电影剧本，前两部也都获得了奥斯卡奖。

黑帮电影存在了很长时间。但直到1972年，这些影片中的大多数都是痛述匪徒恶行的道德故事。当然，像《小恺撒》(1930)和《人民公敌》(1931)这样的影片，你可以从人物身上体味到一种浪漫的魅力。除了牛仔和印第安人，许多男孩子在他们自娱自乐的游戏中都会扮演匪徒。然而，

这些影片依然意在旗帜鲜明地揭露坏蛋的十恶不赦。电视这方面,从1960年开始,《铁面无私》从禁酒令时期英勇和廉正的联邦探员的视角出发,讲述了他们如何追捕那些匪徒。

和小说一样,刻画考利昂家族的影片改造了这个类型的故事。《教父》的前两部电影是美国的电影史上最受评论界赞誉的影片之一,而其他一些饱受赞誉的影片——最著名的有《盗亦有道》(1990)——也都是建立在这样一个新传统上的。HBO电视系列短剧《黑道家族》里的人物就时常提到《教父》。没有《教父》电影,就很难想象会有《黑道家族》。

与那些极度走红的美国小说,比如《哈克·贝利芬历险记》和《飘》的情况一样,《教父》与它引发的这一类型的故事,因对某一种族的刻画而遭受到抨击。电影出来以后,类似的关注更被频繁提起。意大利美国人的异议不是毫无根据的。实际上,这些异议也是《教父》所造成的神话力量的证明。反对者声称,那些意大利美国人的匪徒形象,已经瓦解了他们所有其他的文化形象,甚至包括哥伦布日。

最后,黑帮故事的流行还在于它代言了一个更大的美国故事。长久以来,这个国家惯于抛弃一种权威而青睐上另一种,有时还借助暴力。我们祖先中的许多人就因是政治逃犯而来到这里。美国有着粗鲁的文化,而无论是他的历史还是现在,都充满了聪慧的家伙。

罗伯特·J.汤普森是纽约雪城大学流行电视研究中心的创始人,也是该校钮豪斯公共传播学院理事、传媒及流行文化教授。作为美国流行文化协会的前会长,他曾在全国就电视和流行文化的论题作巡回演讲。

数以百计的广播、电视节目和刊物引用过汤普森教授的评论。汤普森也著作和编辑了以下五本书:《电视的第二个黄金时期》(*Television's Second Golden Age, Continuum, 1996*)、《黄金时代,黄金影人》(*Prime Time, Prime Movers, Little, Brown, 1992*)、《黄金时代的冒险》(*Adventures on Prime Time, Praeger, 1990*)、《制造电视》(*Making Television, Praeger, 1990*)、《电视研究》(*Television Studies, Praeger, 1989*)。他目前正在研究电视的历史。

姚燧译